

一冬

哈尼梯田印象

海拔1600米。
北回归线以南，
“全国百名文化记者红河行”车行元阳，沿着哀牢山脉东麓的红土脊梁一路向上，向上。车窗外，连片梯田依着山岭谷壑渐次展开，水光映天，风岚缭绕，层叠错落，绵延不绝……引得车中人们兴奋不已，拉开车窗长枪短炮一通狂拍，清冷的山风忽地灌满了车厢。

人们都说，冬天和春天栽秧之前的梯田最美。平整一新的田畴里，盈盈碧水把一道道土埂的曲线清晰出来，是分割，又是相连，看那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的块块水田映着天上的悠悠云朵，像是无数面落在人间的镜子，分明是不同的光景，却映着同一个天……目光游走在梦一样

的梯田云海，耳边是导游姑娘小何的歌唱：“假如你来到云南，请到元阳走一走。云海，梯田，风光似仙境。啊……元阳，你在山里，你在云中，你永远驻在我们心中。”优美的旋律似乎催促我们尽快到达目的地，那是观赏哈尼梯田的最佳地点：老虎嘴、多依树、坝达、普叻——可都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区哟。

车到老虎嘴已是黄昏，苍苍天地之间展现出一幅巨大的画卷，那满坡满谷3000多亩梯田从深峡中层层叠而上，高处有如天梯直挂云端，渺渺不可见其尽头。夕阳下，远近田畴水光斑斑，似有骏马驰行，龟蛇灵动其间，神秘莫测。我们站在景区的钢结构封闭式观景席上放眼眺望，被这梯田奇景深深震撼。

后来看坝达景区的梯田时更令人激动。那密密层层连绵不绝的万亩梯田，从海拔1100米的麻栗寨脚下拔地而起，一直伸向海拔2000米的高山之巅，广袤、深邃，一望无际。早晨的山地风，推动云海雾涛奔向眼底，一座座大山在云雾奔涌中更显得气势磅礴，神奇壮丽。此时，高低错落的田畴水光潋滟，色彩斑斓，恍如置身于人间仙境……在这里，大山的苍茫雄壮与水乡的旖旎轻盈，竟是如此情投意合浑然一体。你不得不惊叹哈尼人巧夺天工、造化自然的伟力，难怪古有明朝皇帝“山岳神雕手”的称许，今有法国人类学家“大地艺术家”的叹服。

据说，哈尼梯田绵延红河两岸的红河、元

阳、绿春、金平等县，总数在70万亩以上，有的连片相接超过万亩，有的从山脚到山顶高达3000多梯级，全靠哈尼人手中一柄短锄头，随山就势，巧思运匠，坡缓地广则围起大田，坡陡地窄则凿基细坎，甚至沟坎下的石隙间也开出了簸箕般大小的“巴掌田”。田台垒筑完成，再挖渠引水浇灌，遍布哈尼梯田区域的骨干沟渠多达4653条，小沟小渠更是难计其数。山间的溪泉、天降的雨露滴滴不弃，悉数融入了梯田的灌溉体系中，雨季冲肥排涝，旱季蓄水浇田。哈尼族地区所呈现出的“森林——村寨——梯田——江河”四元素共构而成的水循环利用的良性生态，正是哈尼人对“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高”的地理气候特点的顺势引导，解决了梯田稻作的命脉——水利问题，才有了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稻谷飘香的奇景奇迹。这是人与自然相融相谐的奇妙结晶，也是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相生相荣的杰出典范。

让我意想不到的，观景归来回到下榻的酒店，偶遇一个哈尼族姑娘小卢，于是说起梯田奇观，我兴致挺高，她却回应道：我们从小就在梯田上玩，祖祖辈辈都在梯田上劳动，靠梯田生活，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呀。小卢还说家里老辈人也是这样看的。听了她这番平淡的话，我忽而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，每想到商州，我就想起李天喜。因为李天喜，我一直对商州包括商州人有一种特殊的感受。
李天喜是洛南县石坡邮电支局的乡邮员，一身邮电标志服，一辆绿色邮电自行车，一只绿色邮包，伴随他在秦岭深处的山山岭岭、沟沟岔岔里奔波了近三十个春秋。平凡的人，平凡的工作，却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，赢得了当地政府领导和邮路上群众们的一致好评。记得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。李天喜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。于是，他成了全国邮电部门的劳动模范，戴着大红花，进了北京城领奖状。

采访李天喜我是充满信心的，因为李天喜是山区投递员，又被评为全国邮电部门劳动模范，应该有丰富的素材和典型的事迹材料。见到李天喜我才知道采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的确应该称作一门学问。

李天喜，瘦高个儿，微微有点儿驼背，一对大眼睛放射着柔和的光，瘦长的脸上总是带着憨憨的笑。

这是个深秋的下午，李天喜送信回来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。我介绍了来意之后，请李天喜讲这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，可是等了半个小时他竟没说一句话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按洛南县邮政局和石坡邮电支局领导提供的线索提问，李天喜只是憨憨地笑，问什么都是一句话：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说那干啥？”我问，你跑一趟邮路要翻那

么多沟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采访李天喜

么多沟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多问，爬那么多山，那么多河，你就不感到辛苦吗？李天喜说，那早就习惯了。我问，你经常给路上的群众捎买东西，还帮学校的学生买文具什么的，这些年你是怎么坚持的？李天喜说那都是顺路捎带的，没啥坚持不坚持的。我又问，你在邮路跑了20多年，就没想过调动工作吗？李天喜回答说，就爱干这工作，自己文化程度低，恐怕其他啥也干不好。

我希望李天喜讲几件记忆深刻、许多年一直忘不掉的事情。李天喜说，就是那些事，谈不上深刻不深刻的，没啥。我很无奈地望着李天喜，好长时间没说话，屋子里静得出奇，只有座钟走动的声音。我发现他额头上有密密的汗珠。我知道，这样谈下去是不会有收获的，于是转了话题问石坡一带的风土人情，效果依然同上。我借出来上厕所的机会，与同行的摄影记者乔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1300年前，哈尼祖先进入了哀牢山区，垦凿梯田，种植水稻，胼手胝足全息不已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哈尼人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了梯田的劳作。直到今天，孩子出生，要行抱梯田、摆螺蛳的“命名礼”；家人去世，要下葬在梯田近旁的坡上，让他在地下也可以守望着自己的家园……哈尼族与他们的梯田是一体的，生死

有所触动——众多外来者对哈尼梯田的赞美千言万语，但在哈尼人听来或许是隔了一层。
还记得在来时的车上，导游小何对我们讲过，哈尼人不信神，只信森林。他们认为，保护好了森林，就保护好了梯田——哈尼人尊崇树，认为树和自己一样是有生命的，即使是出于不得已要砍树，他们也会在伐木时虔诚地祈禱树桩生长出一棵小树来。于是，哈尼族就有了一年一度祭树木和自然的“寨神节”。所谓“寨神”，是指每个哈尼寨子旁的一片树林，其神圣不可侵犯，并且延伸到了不准在村寨周围、水源林地砍伐耕作。这个世代谨守的“民族禁忌”，既是来自早先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的深沉记忆，也是哈尼人对森林涵养水源、水源养育稻田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认知，其中蕴涵着对人间万物的挚爱，更閃现着人类与自然平和相处的智慧之光。

不离，永难割断。他们的衣食住行、人生礼仪、节日庆典、信仰宗教、劳动生活，无不取之于梯田，又归之于梯田。所以，哈尼人对自家梯田这样平静甚至是平淡的说法，与旁观者的审美取向不搭界——在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的人眼中，青青秧苗蓬勃迎风或是稻谷金黄满山飘香，总要强过冬季水平如镜的空荡田畴，无论那是怎样地具有艺术性。“雕刻大山的民族”，“真正的大地艺术家”等等称谓，相较于于几千年来数千代人一锄一锄的血汗垦殖，也似乎失之于轻忽。

应该更深入地走进哈尼人家——在“开秧门”插秧或是冲肥入田的日子里，去看他们不分老幼倾囊出动，女人特意穿上新衣盛装而来，不避污秽，欢歌劳动，感受那种把劳作提升为欢快节日的乐观精神；在收获之后、新年来临之际，去看他们摆满一条街“长龙宴”，阖家团聚共庆三日，酒酣饭足既是娱神、敬祖，也是犒劳自己一年的辛劳，体验这份用诚实劳动换来的丰足；在一年一度的“寨神节”祭祀日，去看他们拜祭树木的崇敬虔诚之心，认知他们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的处世之道。

或许深入了，我们会更加懂得哈尼梯田的美之所在。

不是这样。李天喜望着副乡长笑笑，又低头给灶膛添柴火了。

在邮路上我们见了十几个人，包括上小学的学生，每个人都认识李天喜，而且非常亲切地叫他“老李”。被采访的每一个人，都能说出几件关于李天喜的感人事迹。

回到石坡镇，天已经黑了。晚上，我们采访了石坡邮电局的其他几位职工，并采访了李天喜的独生女，休息的时候已经有鸡啼声了。

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，当我们带着记满了李天喜故事的笔记本离开石坡镇时，他早已在大门外等候了，还穿着那身平时不穿的新邮电标志服，推着就要出班的绿色自行车。他双手握着我的手，涨红了脸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来啊！”我感觉他的手是有力的，而且手心冒着汗。

回到西安，我一口气写完了《魂系山间乡邮路》这篇记述李天喜事迹的人物通讯，发表在《陕西邮电报》试刊号头版头条上，并配有总编写的评论。不久这篇通讯被《陕西日报》采用，同年被评为全国邮电新闻通讯优秀奖。

中午下班回到家，我走进卧室翻箱倒柜。正在做功课的女儿跑过来，眼睛里写满了问号。我笑着说：“单位组织献爱心活动，为贫困山区捐赠衣物，我正忙着找棉衣呢。”

女儿凑上前，歪着头问：“妈妈，为什么要给他们捐衣服？”我解释说：“我们穿着厚厚的冬装，在舒适的环境里工作或学习，可是对家境贫困的人来说，冬天是多么漫长而难熬。”

女儿回到她的房间，抱出两件去年的棉衣，说：“这些衣服我穿着有些紧，送给山区的孩子吧。”我正准备打包装起，女儿胖嘟嘟的小手按住粉色的棉袄，说：“妈妈，这件衣服扣子松了，帮我缝一缝吧，要是扣子丢了，穿上就不暖和了。”

我轻声问：“你为什么帮助他们？”她仰起头，认真地说：“别人也在帮助我呀。”女儿已从蹒跚学步的婴儿，成长为一朵娇艳的小花。让我想想，善良的种子何时落在她心里，何时开始叶芽初绽？

女儿上小学后，我早上来不及送她，让她自己去学校。十几分钟的路程，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。清晨我们一起下楼，走到小区门口，她朝西，我朝东，总不忘交代她：“路上不要乱跑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。”

有一天，当我再次交代这句话时，女儿立刻反驳：“妈妈，跟陌生人说话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好。”原来女儿上学路上，常有人领她过马路。起初，女儿绷着小脸，不言不语，时间久了，便放松了心情，主动跟陌生人道谢、挥别。

前些天，刚下过雪，路面湿滑。经过十字路口时，女儿重重地摔了一跤。男孩子跑过来，抱起她冲向路边。女儿疼得眼里噙着泪，男子放心不下，又把她护送到学校。女儿跟我讲起这些时，满脸的自豪与感动，我听得心头一热，轻轻抚上她羞着的脸。

“妈妈，我跟你一起去送棉衣，好吗？”女儿的话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们拎起袋子，前往单位的捐助点。凛冽的寒风刮到脸上，硬生生的疼，女儿打了个寒颤，说：“妈妈，希望这些衣服早些送往山区。”棉衣放到捐助点后，女儿甜甜地笑了。

回家路上，边走边说，她突然拉住我的衣襟：“妈妈，借我10元钱。”原来，路边有位老乞讨者，穿着单薄，冻得脸色泛青。她跑过去，递上钱说：“爷爷，买碗面吃吧，心里暖和了，身上就不冷了。”女儿一脸的纯净，看得我欣慰又欢喜。

走出十几步，我回过神，发现老人朝这边频频张望。幽深的眸子里，含着亲切、善意与感激。女儿递上的仅仅是10元钱，那分明是一缕温暖的阳光。

感谢许许多多的陌生人，把柔软的一面展现给孩子，让她暖暖的掌心，跳跃着爱的阳光。即使有一天她会发现，有鲜花的地方也有荆棘，但我相信，怀着一颗“善心”上路的孩子，已学会了宽容与感恩。

叶廷滨

母亲与蚕

我小时候喜欢养小动物。养过鸽、兔、猫、狗、金鱼、蟋蟀，还有蚕。养蚕是在刚进小学的头两年，说起来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，但记得还很清楚，就像是昨天的事情……

最早的蚕种是向人讨来的，巴掌大的一张旧报纸上，有一片密密的蚕籽。开春不久，还冻手，就把这片纸捂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。几天之后，黑黑的小蚕宝宝出来了。找来纸盒，盒盖上用锥子穿出一些小孔，放上一层刚从桑树上冒出来的嫩叶子，用毛笔把黑黑的小蚕扫进盒里，好像把自己的心也扫进那小盒里去了。那是一种快乐，也许正是这人生最初的快乐，让我同时记住了童年。

那一年，母亲因为与地委书记意见不同，加上其他一些事，被定为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在地委宣传部的位子上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，调到成都市教育局当中教科科长。我们住的地方叫将军衙门，在衙门府后一个巷子里。那院子大，从窗上的彩花玻璃，就可以想见这院子曾风光得很。我们住在西房，南房住的人姓王，东面是个书房，南面是个开会的房子，但没开过会。天井里的砖都被雨水锈绿了，滑，也就没人在里边玩。只是有一丛含羞草长得很喜人，用手一触，它就瘫在地上，像戏里边的美人昏倒一样，你过一会儿转身，它又容光焕发在阳光下招摇。母亲到这里后依然很忙，平时顾不上我们，连星期天也常是和老师们坐茶馆谈事。到了星期六，母亲通常要带我们姐弟俩看一场晚场电影。电影院离家远，那时城里公共汽车只在几条大街上跑，电影散场后，昏黄的街灯下，回家的路真是太长了。

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。在我养蚕的日子里，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是围绕蚕。看蚕吃桑是件非常开心的事。盖上一层桑叶，蚕先伸出一星儿嘴，啃出一个缺口，露

出一头，然后沙沙地啃出一大块地盘，当它们全爬在上面时，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。它们一个个昂起头，四处觅食，要吃。这副贪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。

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，不久便被各家养蚕的孩子摘光了，一到断了粮，我就眼汪汪的，母亲吵一句：“哭什么，没出息！”然后便骑上车，带上桑树的老师家去讨。还不能总去给一家找麻烦，我养一季蚕，母亲要跑半座城。那时，我读的是寄宿学校。星期天去学校的时候，要用一只大竹篮，把一片片擦得干干净净的桑叶，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，上面盖一条湿毛巾，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一周的食品，等到蚕宝宝长大了，变胖了，身子发亮了，吃得更多了。一筐子桑叶坚持不到周末就空了，于是母亲就在星期四给我送桑叶到学校来。一到星期四课外活动时间，我就在校门边转悠，盼望看到母亲的身影。那时我见到母亲真是快活极了，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愿意为我送桑叶到学校，这违反了校方的规定，寄宿学校平时是不允许家长探视学生的。

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，大概因为养蚕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来说，太麻烦和太不容易了。养蚕只是让我找来这些小事西让自己去关心，也给在逆境中的母亲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。蚕吐丝了，结茧了，那些茧一动也不动，我的养蚕事业也就告一段落了。不知道蚕能干什么，就装进纸盒，收起来。只是想到这些小黑毛虫就这么长大了，还能吐丝，还结这么美丽的蚕茧，这世界在我心里也就可爱了。